

羅生門

芥川龍之介

一天黃昏，一個傭工在羅生門下躲雨。

寬敞的城門下，除了他之外沒有第二個人。只有一隻蟋蟀，停在處處紅漆斑駁的大圓柱上。羅生門既在朱雀大路上，照理除了他之外，應該還有兩、三個戴高頂女笠或軟頭巾的人在那裡躲雨的，然而除了他就沒有第二個人。

這是因為近年來，京都由於地震、旋風、大火、饑饉等天災人禍接踵而來，使得京中寥落得迥異尋常。據舊誌上的記載：佛像或供具被敲碎了，那些上了油漆或貼金的木頭，堆積在路邊，當作柴薪出售。京中的情況如此，羅生門的修繕當然被擱在一邊，誰也懶得去管了。而看中了這樣的荒涼，狐狸來此棲息，盜賊來此藏身，到後來甚至連沒有人認的死屍，也送到這個城樓上來拋棄。因而到了日色西沉，就令人毛骨悚然，誰也不敢到這城門附近來走動。

倒是不知道從那裡飛來的，許多烏鴉都齊集到這裡來。白天，那些無數的烏鴉，在空中畫著圓圈，繞著高高的屋脊兩端，邊叫著在飛翔。特別是當羅生門的上空被晚霞照得透亮時，牠們就像是撒下的芝麻一般，看起來尤為清晰。烏鴉當然是來啄城樓上的死人肉的。但今天，也許是時刻已晚，一隻也看不到了。只是那些處處快要倒塌的，裂縫裡長著青草的石階上，這裡那裡留下許多鴉糞的白點。傭工在共有七級的最上面一級石階上，把洗褪了顏色的藍夾襖墊在屁股下，一面記掛著右頰上那顆偌大的青春痘，茫然望著雨降落下來。

剛才雖說「傭工在躲雨」，但就算雨停了，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去處。平常的話，當然是回主人家的時候，但四、五天前，他被主人解雇了。正如前面所說的，當時京都市況衰微得無以復加。現在這個傭工之所以被多年雇用的主人解雇，事實上也只是這個衰微的小小餘波罷了。所以與其說「傭工在躲雨」，倒不如說「被雨困住的傭工，無處可去不知如何是好」要更來得恰當。再加上今天的天色，也多少影響了這個傭工的多愁善感。從申刻就開始下的雨，到現在還沒有停止的樣子。於是，對傭工來說，比什麼都迫切的，便是明天的生活該如何打發——也就是說，他一方面心不在焉地傾聽著朱雀大路上淅瀝的雨聲，一方面茫然想著，要如何在一籌莫展之中打開僵局。

雨籠罩著羅生門，從遠處傳來潺潺的聲音。夜幕漸漸低垂，抬頭看城樓的屋背，斜伸著的屋瓦前端，支撐著沉甸甸的幽暗雲翳。

要讓一籌莫展的狀況打開僵局，並沒有選擇的餘裕。如果要選擇，只有餓死在泥牆腳下或路邊的泥土上，之後被送到這個城門來，像狗一般被拋棄罷了。若是不擇手段——傭工的想法，在同一條路上不知徘徊了多少次，好不容易才到達了這個僻角。但這個「若是」，永遠地，結局還是「若是」。傭工雖是決定了不擇手段，為了給這個「若是」下結論，跟著而來的必然結果就是「除了做賊之外沒有別的法子」，但他卻鼓不起勇氣來作積極的決定。傭

工打了一個大噴嚏，隨後懶洋洋地站起來。京都的寒夜，已經冷得令人懷念火鉢了。風從門柱之間，隨著暮色毫不留情地吹進來。停在紅漆柱子上的蟋蟀，也不知到那裡去了。

傭工縮著脖子，拉高了穿在汗衫外面的藍夾襖肩頭，環視著城門的周圍。若是有無風雨之患，又不致有被人發現之虞，而能舒舒服服睡一晚的地方，他想在那裡度過這一夜再說。這時候，一道也是漆成朱紅色，通到城樓上去的闊梯，映入他的眼簾。上面即使有人，也只有死人而已。於是傭工一面小心不讓腰上所懸的木柄鋼刀出鞘，一面把他那穿著草鞋的腳，跨上那張梯子的最下一級。

幾分鐘之後，通往羅生門城樓的闊梯子中段，一個人像貓一般蜷縮著身體，屏住呼吸，在窺探著上面的情況。從樓上射下來的火光，隱隱約約地映在那人的右頰上。那是短鬚中，有著紅色化膿的青春痘臉頰。開始的時候，傭工大膽地斷定在這上面只有死人。然而爬上兩三級梯子後，上面竟然有人點著火，而且那火光好像四處在移動著。這是因為那混濁的黃光，在滿布著蜘蛛網的天花板後方搖晃著，所以他立刻就知道了。在這樣的雨夜，在這羅生門上點燃火的，自然不是尋常人物。

傭工像壁虎般躡手躡腳地，好不容易才爬上陡峭的梯子頂端。之後，他盡可能趴下身子，盡可能把脖子向前伸出去，戰戰兢兢地窺探著樓中。只見樓中與傳聞所聽到的一樣，亂七八糟地拋棄著幾具屍體，但因火光所及的範圍意外地狹小，數不清到底有多少。只能模模糊糊看出其中有赤裸的死屍，也有穿著衣服的死人。當然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似乎都摻雜在一起。而且那些死屍，幾乎讓人懷疑他們曾經是活人，好像是用泥巴揉成的玩偶似的，有的張大嘴巴，有的伸直手臂，東倒西歪滾在地板上。再加上肩和胸等高出的部分，朦朦朧朧映著火光，使低窪部分的影子，更顯得黑暗，像啞巴般永遠沉默著。

那些死屍腐爛的臭氣，使得傭工不由得用手掩住鼻子。但是在下一瞬間，那隻手已經把掩鼻的事給忘了。一種強烈的感情，把他的嗅覺差不多完全奪走了。

那時候，傭工的眼睛才看清了蹲在那些死屍中的人。那是個穿著檜木皮色的衣裳，又矮又瘦，滿頭白髮，像猴子般的老太婆。那個老太婆，右手舉著燃著火的松木片，對著一具死屍凝神注視著。從那長長的頭髮看來，大概是女人的屍體。

傭工懷著六分的恐懼和四分的好奇心，剎那間甚至連呼吸都忘掉了。借舊誌作者的話，是「渾身的寒毛都豎了起來」的感覺。只見老太婆把松木片插在地板縫中，用雙手去摸剛才看著的死屍的頭，就像母猴替小猴捉虱子一般，把那長頭髮一根一根拔起來。頭髮好像隨手就能拔下似的。

隨著頭髮一根根拔下，恐懼也從傭工的心中逐漸消逝了。而與此同時，對這老太婆的強烈憎惡，也跟著一點一點地動了起來。不，如果說是憎惡這個老太婆，或許有語病。應該說是對所有的惡的反感，一分一秒地增強了。這時候，若是有人對這傭工，重新提出剛才在城門下他所考慮的，寧可餓死還是做賊的問題，傭工大概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餓死。他對於惡的

憎恨，就像老太婆插在地板上的松木片一般，熾烈地燃燒起來了。

傭工當然不知道老太婆為什麼去拔死人的頭髮。因此在理論上，是無法把那歸於善或惡的哪一邊的。但是對傭工來說，在這樣的雨夜，在這座羅生門上拔死人的頭髮，這件事本身便是不可饒恕的罪惡。不久前自己也想去做賊的事，當然傭工是早已忘記了。

於是，傭工兩腳一使勁，霎時從梯子跳上去。接著手握木柄的鋼刀，大踏步向老太婆走去。老太婆的驚駭，是不用說的了。

老太婆一看見傭工，宛如被強弩反彈一般，倏地跳了起來。

「喂！妳想逃到哪裡去？」

傭工擋住了老太婆在死屍中跌跌撞撞，慌慌張張想要跟蹤逃跑的去路，這樣喝罵著。老太婆仍想推開傭工奔跑。傭工卻不讓她走，又推她回來。兩人都一言不發，在死屍中間，互相扭打了片刻。但勝敗一開始就分曉了。傭工終於抓住了老太婆的手臂，把她扭倒在那裡。那手臂有如雞腳一般，只有皮和骨。

「在做什麼，說！不說，就看這個。」

傭工推倒老太婆，抽刀出鞘，把白晃晃的鋼刀伸在她的眼前。但老太婆仍是默不作聲。只是簌簌地抖著兩手，用肩頭喘息，眼睛睜得挺大，眼球都快要爆出眼框似的，像啞巴般執拗地不肯開口。傭工看了，這才明白這個老太婆的生死，完全處在自己的意志之下。而這個意識，使得剛才一直強烈地燃燒著的憎惡之心，不知不覺冷卻下去了。所剩的，只是圓滿達成某件事情時的安穩得意和滿足罷了。於是，他俯視著老太婆，把聲調放和軟些，說道：

「我不是檢非違使衙門的官吏，只是偶然在這個城樓下過路的旅人，所以不會逮捕妳或什麼的。只是這個時候，在這城樓裡做什麼，告訴我就行了。」

這時候，老太婆睜開的眼睛張得更大了，目不轉睛地盯著傭工。用眼框發紅，像肉食鳥般的銳利目光盯著他看。之後，被皺紋差不多跟鼻子連在一起的嘴唇，像嚼著什麼東西似地在蠕動著。細小的喉頭，看得見尖銳的喉節在動。這時候，從那喉嚨裡喘息著，發出烏鴉叫似的聲音，傳入傭工的耳鼓。

「拔下這頭髮，拔下這頭髮，是想用來做假髮。」

太出乎意料了，老太婆的平凡回答，讓傭工感到失望。而與失望同時，以前的憎惡，帶著冷峭的侮蔑，又進入心中來了。而他的那神色，對方大概也感覺到了。老太婆的一隻手上，仍然拿著從死屍頭上掠奪來的長髮，用蛙鳴般的聲音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是的，拔死人的頭髮，或許是罪大惡極的壞事。可是，扔在這裡的死人，都是被這樣對待也並不為過的人。比如我剛才拔她頭髮的女人，生前把蛇切成四寸長，曬乾了當作魚乾，到太刀帶的營裡去賣的。如果不是感染疫病而死，現在也還是會去賣的。而太刀帶們，還說這個女人的魚乾味道很好，天天買去當作菜肴。我不認為這個女人所做的是壞事。不做，就得餓死，是無可奈何的。那麼，我現在所做的，也不是壞事。這也是，不做就得餓死，也是無可奈何的。既

然知道這是無可奈何的，所以這個女人也應該會寬恕我的。」

老太婆所說的話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。

傭工把大刀入鞘，左手按住刀柄，冷冷地聽著。聽著時，他的右手當然也在關心著頰上紅色化膿的青春痘。但聽著聽著，傭工的心中，產生出來一種勇氣。那是剛才在城門下，他所欠缺的勇氣。然而與剛才爬上這個城樓，抓住這個老太婆時的勇氣，卻是朝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的勇氣。這時，他在餓死或做賊這點，不僅沒有感到迷惘，就他的心情來說，對於餓死，差不多連考慮都不必考慮，就趕出意識之外了。

「真的是這樣的嗎？」

老太婆的話說完，傭工用嘲笑的口吻這樣反問道。接著，他踏進一步，突然右手離開青春痘，一邊抓住老太婆的領口，緊跟著說：「那麼，我剝妳的衣服，妳也應該不會懷恨了。我也是不這樣做，就得餓死。」

傭工迅速剝下老太婆的衣服。接著，用腳狠狠地把撲過來的老太婆，踹倒在死屍之上。到樓梯口不到五步遠。傭工脇下夾著剝取了來的檜木皮色衣服，瞬息之間循著陡峭的樓梯，跑下夜的深淵。

之後過了不久，像死了一般倒在地上片刻的老太婆，從死屍中站起赤裸裸的身體。她發出彷彿喃喃自語般，也像是痛苦呻吟般的聲音，靠著仍在燃燒著的火光，爬到了樓梯口。於是他倒垂著雪白的短髮，窺視著城門之下。外面，只有黑洞洞的夜。

誰也不知道傭工的去向。

【選自新潮文庫26集「羅生門、河童—芥川龍之介選集」金溟若譯，志文出版社，1969年8月初版，2005年7月重排版】

【說明】〈羅生門〉是芥川早期的名作，羅生門為「羅城門」之訛，日本語「生」與「城」同音，江戶時代後人們將「城」訛成「生」，寫成「羅生門」，該門舊址在京都朱雀大道南端。〈羅生門〉一文取材《今昔物語》卷廿九〈羅生門登上層見死人盜人語第十八〉，芥川借用歷史故事，表達欲呈現的主題。故事以一個失業的傭工無路可去，一天黃昏在羅生門躲雨，意外的發現一個老太婆在拔死人的頭髮欲作假髮，『對傭工來說，在這樣的雨夜，在這座羅生門上拔死人的頭髮，是件不可饒恕的罪惡。』而傭工自己因走頭無路心裡幾經掙扎，最後也成了強剝老太婆衣服的強盜，本文以第三人稱全知觀，再轉入傭工見事敘述。主題在探討生活困頓的人在「生存」與「道德」間的掙扎，而因人要活下去，卻常犧牲了道德，作者透過傭工一再轉變的心理，來說明人常為了求生存而做出一些明知醜陋不對的事情，全文行文明快簡潔，寓意深長。